

重印  
巴黎新世紀

吳敬恆題



重 印

巴黎新世紀

四十年前舊刊

吳敬恆題



## 本館廣告

上海 S C L 君惠寄十方。河內同仇君惠寄十方。留美求是生惠寄美金二元。留比李王二君惠寄該國郵票拾一方。俱已登簿。諸君子熱心公益。不勝感佩。

本館謹啓

## 新世紀 第壹百零壹號

## 六百萬有教育之印度革命黨

(美國『愛爾蘭族之美國人』報述真譯)

美國教士『郁恩斯』住居印度三十年。彼固無甚宗旨。亦不悉世界之歷史。新由印度歸至『濮斯敦』有人往見者。電載其語于紐約之報紙。

郁氏云。『近日印度革命之風潮。主持之。鼓吹之。結合之者。僅不過由于百人中之兩人耳。全般之人民。皆不欲興起如何之禍患。甚滿意于今日之英政府。惟有『有教育』之一黨。即以人民內之少數結成者。彼等皆互相鼓動。謂今日英政府代彼所造之幸福。全與印人才力之所當受者爲反比例。此黨之人。固皆純粹之愛國者。然俱少經驗。

蓋不知印度人之程度。尙未適于自立也。』

譯者案。印度人之程度。尙未適于自立。雖已爲下文美報所駁。然英政府之于印度。作如是語。了無足奇。即清政府尙對中國人明白宣言。中國人並無向韃子革命之程度。而中國人且自言之也。

印度人之程度。尙未適于自立。故英國人代爲維持。此乃英國人藉口之無聊語。郁氏特與專門掠奪印度之一類英人。居處已久。故脫口而出耳。此類之英人。彼對愛爾蘭人亦云然。美國人亦于飛獵濱。以語飛獵濱人。即世界之強權者。凡欲圖謀其自己之私利。到處即以此語語人。然此回國教士之言。一若鄭重于革命黨之勢力。特不滿意于印度革命黨人數之少。而不知即以其言相反詰。適足以表顯其矛盾。彼言印度之『有教育』人。深惡英人而欲逐而去之者。百人之中有二人。如是則印度之民數三百兆。應有『有教育』之革命黨六百萬人。試一繙世界之歷史。即當明白承認。六百萬之革命黨。爲如何可驚之勢力乎。每一『有教育』之人。其鼓動之力必大。假使百人之中。有十人爲此輩。『有教育』之革命黨所鼓動。則英國之管

治權定然速趨于終結。有可斷言矣。

試問當年美國革命之突興。十三州之人民。欲主張與母國分離者。果有如是之比例耶。則人人可立應曰。彼時百人中。止可勉強言有一人耳。然獨立之鐘一響。而與英人決死于戰場者。則鉅萬之美國人皆興矣。于其歸結也。英國之管治權。一朝掃地。建設北美合衆國者。即爲當時少數之主張分離者。法國之革命。愈有大名于近世歐洲之歷史。然亦止倡于力量甚幼稚之少數人。當時所有深受教育。智識甚高之人。皆偏于舊黨之一方面。彼等力與革新爲反對。然巴黎之平民。振臂一呼。州郡之民立應。兵隊亦同時叛附。雖勤王者至多。尙莫救于王室之終傾矣。無論世界之何地。其革命皆若是也。

譯者案。印度有『有教育之革命黨』六百萬人。大約亦爲美報就反詰之詞。隨便指出。其實數恐不能如此之多。當時友人即言。吾所希望于中國。止求其萬人中而有一人。已心滿意足。余又覺以現象而論。應不至若是之少。故粗將百分數計算。將全中國人立一統表。以絕對的可稱爲革命黨。及絕對的反對革命黨者。皆屬于

例外。另以萬人中一人爲計算。其爲表如左。

- (例外) 自承革命黨。或鼓吹。或實行者。萬人中一人。
- (甲) 願表同情于革命黨。一面仍爲普通之職業者。百人中二人。
- (乙) 心欲驅除韃子。恐得禍而自匿其情。或結會而流而爲盜者。百人中四人。
- (丙) 智識足以自恥爲韃奴。然觀望于左右之輕重。欲不失其富貴者。百人中八人。(即留學生之類)
- (丁) 惡聞革命之騷動。亦願韃子之促亡者。百人中十六人。
- (戊) 無知無識。雖心中亦有『明朝』『韃子』等之分別。然大都不甚了了。自謀衣食不暇者。百人中四十人。
- (己) 雖革命功成。亦必隨同慶祝。然現在則自矜其門第之詩書家傳之忠孝。即無殉節胡清之意。大有恥居亂黨之名者。百人中十六人。
- (庚) 以君臣之大義。爲禮教之維持。實則如高翰林之講解已飢已溺。視同文料觸機中之教養門話頭。不

過保固其攝政王時代之富貴者。百人中八人。

(辛) 強迫于命令。沈浸于奴役。其行動已成機械。爲胡清殺家賊之器具者。若兵若警。若差若役。百人中四人。

(壬) 或與胡清有連。攀附聯姻。或非韃子不活。依傍得食。革命以後。無顏自立者。百人中二人。(可包漢軍中之小部分及康梁等在內。)

(例外) 名位已高。梗頑素著。革命一起。已即韃子第二。萬人中亦算一人。

四百兆人口。除去婦女二百兆人。又除去老弱七十兆。以一百三十兆。就上表計其總數如左。

(例外) 革命黨一萬三千人。

(甲) 候補革命黨二百六十萬人。

(乙) 後備革命黨五百二十萬人。

(丙) 惟恨革命黨無勢力。實皆偏于革命黨一方面者。

一千四十萬人。

以上第一類。一千八百二十一萬三千人。皆爲革命

之原料。

(丁) 二千八十萬人。

(戊) 五千二百萬人。

(己) 二千八十萬人。

以上第二類。九千三百六十萬人。居全數十分之八。不過醉生夢死。在戶口冊上充數。然強詞奪理者。往往皆指之爲輿論。用以欺炫世俗。不惟腐敗黨常欲利用之。卽革命黨亦不能免。所以胡清勢張。胡黨卽指以爲証。曰。輿論不願革命。然革命軍起。此輩隨風而靡。革命黨亦卽指以爲証。曰。輿論皆欲亡胡。其實可憐此輩。做夢亦不曾自己曉得。自己有個輿論。

(庚) 索然無志。惟圖現成富貴。故皆偏于胡黨者。一千四十萬人。

(辛) 胡黨之器械。五百二十萬人。

(壬) 胡黨之奴隸。二百六十萬人。

(例外) 眞胡黨一萬三千人。

以上第三類。一千八百二十一萬三千人。皆爲革命之阻力。

雖第三類庚與例外二項。決無如是之數。然不必特張革命黨之優勢。即假作兩相對待。其現象有如左圖。

第一類

智

第二類	輿論	輿論	輿論	輿論
	輿論	輿論	輿論	輿論

財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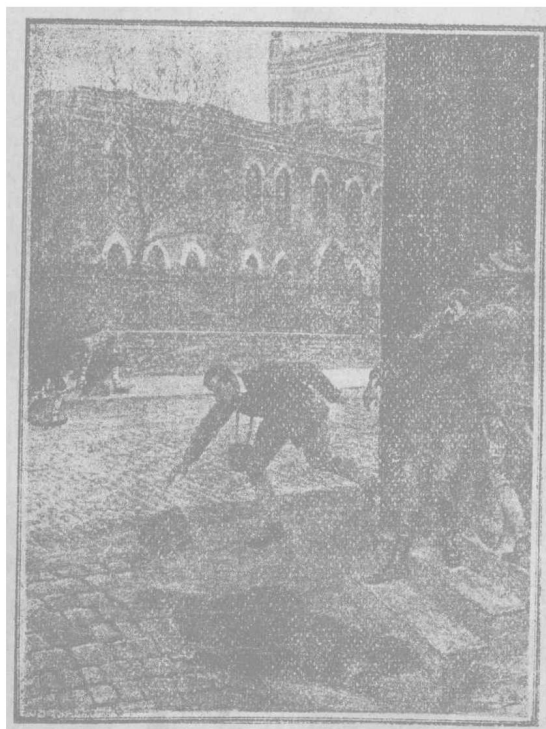
經川紙

胡黨有財。苦于無智。稍有智者。至腐敗。必入于(丙)故留學生之作官京華者。在攝政王意中。皆以為靠不住。中國革命黨之智。實足力傾胡祚。萬倍有餘。惟梗于財。匪國民膏血之財。權見掠于蠢胡之手。彼可養兵購械。象偵探。派學生。賞給官俸。所以暫保其餘喘。然財與智之比例。請以歐美都會之商場。比例之可矣。無論倫敦紐約。財權皆握于猶太人之手。然足以支配猶太人而使之左右如意者。則就範于英美人之智。此猶猶太人自己之真財。尚見屈于商場。胡清者。特盜有一時百姓畏怖之財耳。智不敵而財終匱。機關稍不接筭。大局一

朝瓦解矣。

烏乎。印度有六百萬革命黨。以遇四千萬之文明英國人。美國人尚猶代為壯之。則中國以第一類之一千四十萬人。對待老朽之奸細一千四十萬蠢愚之仇讐五百萬。猶茫然如喪家之犬。過一日算一日者。誠不知到若何勢力。世界始可言革命也。請質諸中國之有心人。

### 革命戰場之實狀



土耳其革命戰場之實狀

此即土耳其少年黨大兵入京。與守舊黨叛兵在「塔希

克歇賴」堡交戰時。英美訪事人受傷之狀。欲拾照相鏡者。爲太姆士等各報之訪員。美人「摩爾」君。其事已載本報第九十五號。惟前之所載。于實狀稍有異同。今再據圖以解之。西四月二十四日清晨「摩爾」君與倫敦「格拉斐克」畫報館之訪員英人「巴茲」君。又一土耳其之報界中人。同臨戰地。少年黨之兵官。告以危險。諸君不聽。巴君方欲有所攝照。突然一飛彈。擦過巴君之頭。受大傷。即擲其照相鏡。即圖中有人扶之一也。此彈由巴君之面再出。即將立于其後之土訪員擊死。即圖中橫屍地上者也。「摩爾」君欲將鏡箱拾起。又一彈至。洞穿其肩。倉卒中。巴君及土人之屍。皆爲路旁人家。開門納入。固以爲摩君無恙也。後經鄰家見彼臥于地上。亦即出而拖入。初以爲已死。後知傷勢甚重。尙未死。未幾。皆送入法國人之醫院。此圖乃當時別一報館訪員。目擊其狀。攝取街景。而補繪之者也。

書神州日報東學西漸篇後

(燃)

寂照氏原著云。日本漢學家槐南陳人氏。近著東學西漸。揭于東京日日新聞。其詞曰。東學西漸。爲予數年來之宿論。至于近日。見聞所及。益益見其盛旺。使我文學界爲其一振。而不再發典型泯滅之歎矣。

近日歐洲刊行關於東洋(東洋二字兼中國言)學術之新箸。頗有日月加多之勢。顧溯其初。則彼中所有者。多不完全之譯述。雜以西人自鳴得意之皮相臆見。而又加以武斷。故可貴者絕少。至近日則不然矣。蓋輓近西人。能解識中國之語言文字者。漸漸輩出。如我所謂唐本(Chinese text)頗盛行于彼之學術界。而爲彼人所愛讀。是蓋東學西漸之機已熟。苟非棲心注視之人。殆不信有此現象也。

當今年春間。得英京倫敦二三書肆。發售之書目。觀其有唐之部類。中所列者。有十三經註疏。有史記。有前後漢書。與屈子之離騷。文獻通考。漢魏叢書。廣羣芳譜。三禮圖。朱紫陽之通鑑綱目。李時珍之本草綱目。寰宇記。東華錄。聖武記。其餘並有大清會典。康熙字典之類。凡考索中國文物禮制之書。殆皆具。就中尤有特別之珍

本別行標出者。則郭璞所注之爾雅。于其全部。附有三卷數多之密書。爲黃綢美裝本。蓋由一千九百年北清拳匪亂時。得于北京宮廷者。是書有此圖畫。說明爾雅之名物。殆嘉慶年間翻刻影宋本爾雅圖之初印本也。彼書賈並標其價。爲英金三鎊餘。由此以推。其爲今日歐洲學者所垂涎爭購。可想見也。

且此書目之次。尙列有漢文諸籍。頗無倫脊。中有許慎之說文。其次又有水滸傳。西廂記。又有性理大全。列于玉嬌李之下。復次有顧野王之玉篇。蓋如歐洲『阿兒哈亨多』之例。不足異也。復次更有戰國策之高誘註本。與東周列國志比肩。又有陳壽之三國志。與羅貫中之三國演義接武。其餘有元曲漢宮秋。老生兒。灰欄記等。復次更有明清兩代之小說。如好逑傳。小山冷燕。紅樓夢等書。宛如吾人夏日曝書于齋中。森布羅列。頗能津津助人興味。

我國（日本）文人學士。比來頗主廢漢字之假名。而腐心于采用羅馬字。其說之當否。今猶紛聚未定。庸詎知東學西漸。已有如斯之盛。宛似半夜荒鷄。足使聞者起

舞耶。

譯者按。槐南氏爲日本漢學家。故其持論如此。近日吾國後進之士。亦頗有主張棄漢文而采歐字者。此其見解。殆與日本極心于歐化者相似。吾今亦無庸折之。惟俟其久而自反耳。蓋漢文初非完竟。故議者往往謂其艱深。或又謂文法不具。而易流于出入左右。又有一種議論。則謂空疏乏實理。此皆欲棄者所持之原因也。夫艱深者實由未得良善之教法。果用造字之原則教授。引伸觸類。吾未見有此病也。至文法不具。道在作者修之而已。至謂空疏乏實理。其在物質之缺乏。吾固無庸曲諱。然如修己治人之方。則吾見歐洲近日之英德碩師。其所講演。始能默合吾國古學之一枝一節。斯固不可掩之事也。且吾國學術。欲求其真。尤當分別深觀。誠以當戰國之世。早已儒分爲八。墨分爲三。後世所崇。殆僅八中之一。道術之裂。遂釀徧窄于人心。非學術之罪。而學者之罪。此可斷言也。且吾學者最深之結習。又在死守藩籬。而深隱其所自。故如宋明以後之儒術。其最有力者。原衍台宗之緒餘。（記者別有考）然而世儒顧



乃深匿曲諱。轉以排佛之論。致飾于外。此又千年未抉之一痼蔽也。昔劉融齋先生嘗云。自世說新語出。後人心受其範圍而一變。以所演者皆老莊。自華嚴經出。後人心受其範圍而又一變。以所演者皆禪宗。此言最具見解。而深切著明也。居今之世。若得好學深思之士。博學而通會之行。見漢學將大光于世。廢棄云乎哉。

西人亦人耳。人類之進化無窮。故在比較級上論氣質。雜有善惡。普通之弊習。以西人較于他族之人。一切皆有。偏于甲者。每謂西人之異于我。不當從我。即反對槐南氏者之論也。偏于乙者。又謂西人之同于我。自可從我。即贊成槐南氏者之論也。雖輕我重我。彼此有別。而認西人即爲道理。固無少異。

吾人論世間事。皆非一己之私事。誤與不誤。皆不必迴護。彼此之所以認西人即爲道理者。無非急求論証。可以強詞駁難。故遂不暇研究其誤點。本報同人無所知。然執筆與寂照氏商確。頗願盡去其客氣。

西人之好古。在近世之比較級上。似過于吾人。吾人以好古有名于世界。復以好古見諛于世界。豈知所以有名者

則爲妄。所以見諛者則有故。有名之妄。一語可以解決。以現狀而論。一切搜求古物。保存古物。隨在自不如西人。則無其實。而有其名。故爲妄也。其見諛之故。則因西人之于古物也。珍之。珍之。故以供參攷者十之七。以供潤飾者十之三。而摹仿而服從之者。吾亦不能以爲無有。然爲數至少。故不能列于成分。吾人之于古物也。尊之。尊之。故摹仿而服從之者十之七。以爲誇耀者十之二。以爲參攷者十之一。蓋僅僅金石等列于參攷經籍之用。一切所有。雜繪瑣器。荒邱廢木。極爲粗淺。可証明歷史上之種種者。皆漠然如無所覩也。摹仿而服從之。而不究其得失。是即認古人爲道理。其足以見諛可知。況挾己之摹仿而服從之物。隨在不適于競存。其重爲世界所戮笑也亦宜。

西人不惟好古也。在近世之比較級上。其好學亦過于吾人。彼之好古也。從羅馬希臘。直上溯埃及巴比倫。若科學家則搜求至于人類未生時代。埃及巴比倫。固爲彼中之文明所自出。然其人視之。固淺化之人類也。吾人可不必妄自菲薄。彼之視吾人。亦知開化已五千年者。豈有并不能與埃及巴比倫爲靳參。豈特如此。彼之視印度。視

巫來由視斐洲。甚而至于視西印度紅種之區域。皆以爲有可供參攷之資料。彼之所以參攷于古者。直欲提鍊其廢料。以擴己之能力也。（提鍊是製造過者。摹仿是活命吞者。中西優劣之比較點即在是。）所謂采葑采菲。所謂竹頭木屑。近日西人。蓋實行之。彼之好古。實爲好學。彼其畧得進化之果。卽成于能自好學之因也。

以西人好古好學之故。故東洋一切舊文明。素知攷求。卽以圖書一端而言。彼勃烈顛博物院之華籍。素不讓于吾國。文瀾閣天一閣等之書庫。二十年以前。特苦于交通不便耳。近日車軌航路。隨在通利。又加以中日俄日兩次之東方戰爭。中國日本之名詞。熟于人耳。中國又因拳匪一役。更留大名于世界。所以搜求日本中國之古物。以供參考者。日多一日。磁器之類。雖有工業上之參考。然大部分爲潤飾品耳。供參考之用。自必及于圖書。及于器物。並恨不能深入中國之內地。遍搜于地層。此卽近日華籍漸多銷行之原因。異日必且更多。雖槐南氏所見之倫敦二三書肆。未標其地址。以吾度之。卽勃烈顛博物院對面之數家。吾亦見有如是之書目。其書目之排比。在倫敦印局刷

印。排手仍日本人也。此真至尋常事。出千百鎊購一中國磁瓶者。幾乎日日有之。出五鎊食一波羅蜜者。又有之。豈有出三鎊餘金。購一仿宋本之爾雅圖。足稱爲異數。卽吾輩所見西人。願習華文者。近來亦日多于一日。吾等又可斷言。再過幾時。習華文者更多。

然吾人當記取。彼特習之欲得參考料耳。其料卽視爲可提鍊之廢料耳。與購取破布敗絮。用以造紙其事。曾無少異。同人與寂照槐南兩氏。皆信西人習華文。必非爲代用西文之張本。如此。恐布絮之喻。諸公皆以爲褻。特再正詞以明之。則曰。西人之習華文。特參考東學耳。非習東文也。（東如東洋之例。枕中國日本而言。）依本篇標目之義。稱曰東學西漸。同人敬對曰。然毫無異詞。

惟世俗之見。稱曰亞人歐化。卽以爲亞人降服。稱曰東學西漸。又以爲東人勝利。曰師曰弟子。云則羣聚而笑之。其風亦遠來矣。然今之自好者。往往又曰出洋留學。既西來矣。且正其名曰留歐學生。學生則必有爲之師者。出洋留歐。明明言以西人爲師。若照世俗之成見。中國多一學生。是卽外國多一俘囚。然而凡居學生之名者。初不作是想。

因人類之相師固與相制異也。故東學之西漸豈自今日始哉。羅盤印器等來自東方。明載西籍固無所事于諱匿。特用其原理變為新製。不害其為西器。雖並列于賽會之場。使周且馮道之舊物。屏諸航海術印刷器之陳列室外。遷于古世雜物庫可也。是即宋儒提鍊禪理。證明心學。賣珠賣櫝。吾姑勿問。然而必其為旨。絕為異物。故不害反為禪學之敵。亦如証論今之無政府主義。甚得達爾文氏等進化學說之宏益。然達氏等心量之所造。固與無政府主義為違反。終之原子之多寡。雖同而成分各異。則為毒為平為甘。可以絕殊。物理如此。推之事理亦同。所以或漸或化。各當順乎好學之自然。而迎受之耳。無榮辱包于其中。

槐南氏固未嘗明以西漸為可榮。然實曾以歐化為可戚。所謂腐心采用羅馬字云云。其情已見于言表。但喜我之能漸不願人之來化。自足而拒善。已可詫矣。而且所論者為學術。而所以論者。則僅指文字。則尤其可詫。

『米子出在帶包裏』字紙拭穢為褻聖。久矣。東方人初不知學術與文字為同為異矣。以廣義言之。文字固亦學

術之一。若就典型泯滅。漢學大光等云云之狹義言之。學術自學術。文字自文字。可不必遠取別証也。即以寂照氏之案語証之。則亦已足。禪宗之說。其源非記載以梵文乎。何以譯為華文之華嚴經等等。梵文消滅而佛理仍在。並且見采于宋學。華嚴經等等。又消滅而佛理之存在如故。則公佛有靈。當無戚于腐心采用支那字筆畫。廢棄梵文之字母也。以寂照氏之光大佛學為比例。倘英德碩師記載中國之學理。亦以光大漢學自任。誠哉。漢學必光大矣。然與假名與羅馬字之問題固相去十萬八千里也。

學術之問題。言之長矣。在本題當姑畧。二氏之意。皆僅僅注目于文字。故今專論文字。

**文字者不過代表學理之符號** 其粗淺

者為結繩。其繁細者為文字。文字繁細之分劑。則與學術繁細之分劑為比例。

姑先論寂照氏所指漢文之三短。一曰艱深。此言筆畫製造之不善也。二曰文法不具。此與文字無相干。為脩詞者職其病。故寂照氏亦云道在作者脩之。蓋文法為名學文字則質學也。三曰空疏乏實理。此似牽混于學術。惟下文

云物質之缺乏。當即謂漢文所有之符號。不足盡載今世物質之理。此言個數應用之不備也。筆畫製造之不善。及個數應用之不備。皆我等所當各銷其意氣。再三商確。此非我等私事。倘同人等言之不當于理。甚願受熱心人之惠教也。

●●筆畫製造之不善

一見而其別。即顯始可載玄深之理。一見而其音。可誦始為便于學習之人。二者皆不可偏廢。支那中古之慣習。禮不下庶人。明明成人。尚以鄙野之故。可屏化外。豈論及文字之高尙。必當注意及于童蒙。故不幸而古人之原始。製作此無音之文字。竟為鉅梗于初學童子者。吾人類類中之後民。非不足重輕之一物也。少年多費腦力。即異日少發名理。亦即人類減損幸福。

支那文字之為別。可姑許之為美備矣。故寂照氏欲求簡易之術。仍舉其所長而言。則曰果用造字之原則教授。引伸觸類。吾未見有此病也。此即二十年前同人等親持之謬說。所謂以說文等教訓童蒙。今則世界又反于黑暗。而謬說復活者也。經典之文字。一亂于隸書。再亂于今體。支

那無所謂學術。惟周秦漢魏以前之古書。公認之為學術。自此以後。千秋萬世。惟尊信之。惟注釋之。否則闡演之而已。故若欲考知古義而不謬。必識造字之原。此乃通經之階梯。而非識字之丹丸也。論者言此。當非不知說文為何物者。夫以今體之外譌。引之就正于篆籀。既知篆籀。然後再議識字。此即欲求喫飯。先教種田者也。語其謬。一如向日以學庸等教訓童蒙。子非童子。安知童子。我輩識字之苦。既過。覺一見說文。頭頭是道。殊不知當我輩未識字之先。初亦莫名其妙。徒于今體外。又記一篆文而已。說文之在漢文。即如臘丁之于歐文。能通臘丁。則通解歐文為較易。然此特指中學校以上之學生。將習文學者言耳。曾未見攬訓臘丁于小學也。有之。則在昔年黑暗時代。故說文非不美。徒重童子之困。猶夫學庸之名理。非不精。不必童時能解之也。然則所謂用造字原則云云。僅能減損高等文字分別上之繁難。非能解免童子學習上之繁難者也。(姑許說文能減損高等文字分別上之繁難。亦非能謂學習之而不繁難也。惟既研求漢文矣。又必欲通解經典之古訓。雖繁難。亦不能不學習。論者當深悉百數十年以

前段之諸家之曆史矣。說文通經者也。未及專一經而通之。而研究說文。忽忽已一生。然則說文者。固屬于精粗之問題。而非屬于難易之問題者也。

漢字不惟無音。(若云諧聲字即音此即秀才可識半邊字之笑話。有此原理。無此實用也。)而且不便于排印。不便于檢字。為文明傳布。庶事整理上之大梗。然將以羅馬切音代之乎。則笑而不許曰。尙無此資格。尙無此資格。

上文言之矣。文字者。當一見而其別。即顯。又一見而其音。可誦。果如此。則為完全之文字。切音國之字典。詞典也。吾人之字典。則音典。(此音字。西人名曰息拉勃。)譬如英人

曰 *Photograph*。華人曰寫真。英人曰 *Photography*。華人曰寫真術。然英人于前一字。用三個『息拉勃』。當作一字。于後一字。又用四個『息拉勃』。當作一字。華人之字典。則將寫

字真字術字。分入各部。以備各種名詞之拼合。因有時不必拼合之時。寫固一詞。真又一詞。術又一詞。亦不得不分也。此特名詞耳。或從此並將兩合三合四合之詞。皆加入于字典。藉可為切音上之分別。然動狀各字。大都單音。所以從前中國日報。曾因論簡字之故。指問『庭廷亭停』。若

何分別。此實不可諱之困難。若以苟簡之切音。與滿洲字之類相等者。即可算字。西文俱在。當不至若是之陋。蓋其為別之精。又或突過于我也。

(未完)

## 一百號

(燃)

上期為本報第一個一百號。世俗凡遇事物之成數。必有所記念。本報將何所記念乎。曰有之矣。有之矣。曰當本報發行之日。正支那人重新墮落之始。

吾最厭口頭之禪。或稱支那人為病夫。或稱為好睡之豕。雖二十年來。人云亦云。我亦間或隨之。而云。然未嘗不以為此僅激急之危言。欲挑撥人之感情。使稍有觸動耳。非確論也。

今則張目不瞬。于三年以來之入于黑暗。入于黑暗。又入于黑暗。一一從吾眼簾上。深刻其小影。

既黑暗矣。邱山堆疊之大耳公。滾睡一團。不惟鼾聲四起也。而好逸貪食。縱淫畏殺之夢。『古魯古魯』。『幾利幾利』。『古魯幾利』。此響則彼應。似斷而復續。儼然在睡夢

中有極樂世界。

自然。余亦此類之一物。垂吾大耳。搖吾小尾。睡蟲傳染入鼻。抽筋縮脉。勉強望天末之微光。東倒西斜。踽行于邱山堆疊之黑物中。蹴之以足。則聞『古魯』！嗅之以鼻。則聞『幾利』！再蹴之。再嗅之。并『古魯幾利』而寂然。吾乃畧動吾小尾再三。而無可如何。

烏乎。能讀支那文之諸公。吾非敢于狎褻。亦必爲垂耳拽尾。踽行之一物。一一刻此等小影于眼簾。無不如我。雖彼此境遇。種種不同。其希望或異。然已過之實狀。及方來之現象。無論從何種方面觀察。固歷劫不能消滅。伸一萬張嘴。不能爲之辯護者也。

然則病夫者。狀其好睡。厥性則非豕無可代表。稱之曰好睡之豕。豈僅挑撥之以危言也歟哉。稱之曰好睡之豕。豈僅挑撥之以危言也歟哉。

豕之肉。雖不貴重。然貴重之食品中。迄莫能屏斥。愛好淡薄。如英人火腿伴雞蛋。固無間于一日。所以支那人平和會派專使。博覽會派專員。卽學生諸君。冠高冠而服禮服。處處常陪末座。自溯歷史。則外人譽之曰古國古國。有如

牛一羊一豕。一列入祭品。已在四五千年以來。

豕之屠殺。過于牛羊。然一索再索。無災無厄。子孫之繁衍。厥惟天事。雖他物善妬。莫可奈何。故支那人畢竟以人口第一雄世界。

苟其無干涉者。則老氣橫秋。龐然如小象。肥澤有威儀。走方步于市街。目中無物。于皖南楚北之大城中。可得標本。然有人在背上突飛一足。卽亦冥然罔覺。稍退行于溝渠。陶陶然自若也。故若有支那十數人。或在雜貨店後之鴉片間內。或在學生會館之閱報室中。聒聒其談。氣概蒼老。幾于通天曉。一臨廣場。則又常居于人後。然氣概仍老蒼。不甚惹人注目。與負塗君之自匿于溝渠同。

所以比之好睡之豕。幾于色色密合。此物之沈睡。不知幾千百萬次。每經痛鞭一次。卽似醒非醒。『幾利古魯』熱鬧一陣。當吾之半生。則見鞭醒兩次。第一次在安南失國以後。其結果。僅僅增添算學之中額。及格致之課藝而已。且止有居于溝渠邊上者。畧『亨』一『亨』。如余之徒。親在溝中。固全未擾及我之好夢也。

迨日本人一加鞭。墮毛剝膚。始知痛癢。然自甲午至于庚

子。吾輩母豚。仍搓其綠豆之眼。或突或倒。莫能自奮。乃無意中千百頭之子豕。忽然人立而啼。爲狀甚豪。適際庚子。全世界之屠夫。抽鞭縱擊。遂至大耳軒軒。小尾翹翹。全圈之內。百獸率舞。至于甲辰乙巳。東京數積三萬。爲剛鼠氏全盛時代。然強舉其前足而人立。可以揣想其艱困。所以曾無幾時。鞭痕盡銷。而支持不易。隨即各復其原形。暫時人立之子豕。儼然聲音笑貌。全似我輩母豚當日矣。今日一切溫和腐敗放蕩種種之學生。從彼等愛好之言。降而至于可笑之詞。終之如出一轍。各省其當日之父兄。一二高明少年。彼自以爲發明新理。獨成秘派。而不知僅僅回復其祖宗之先烈也。烏乎。鄙諺有云。『龍生龍。鳳生鳳。賊生兒子掘壁洞。』每一人羣之有其慣習性。矯之誠不易也。

回復原形之機兆。萌芽于丙丁之間。本報發刊于丁未。不過回光反照中之一物。亦附徐秋諸賢。作一突藩之抵觸耳。烏乎。沈睡已一百星期矣。至本報二百號。不知又如何記念。

## 鱗鱗爪爪

### 一 (夷)

亡國奴○強奸係用強權。自然不消說得。必當詰問。印度人倚英國人之勢力。將多方脫罪。自在意中。中國人協力爲被欺之女子。預備與英之法官堅持。亦自必不可少。此本無可議者。乃上海報館之主筆。無端吊出無明之火。漫罵印度人爲『亡國奴』。最可笑者。劈頭一句。便曰『印奴』。尙敢如此。然則請問若『歐主』爲之。卽合理耶。或『滿主』爲之。尤合理耶。印度人爲亡國奴。固然矣。然請問足下又是什麼東西。吳語云。『肉敝勢衰。虧耐罵得出。』(如其勿甘心。快做『建國主』)

倫敦西郊。有一工業校。中國某君。與一印人同學。該印人保守其頭布。極爲頑舊。某君調笑之言。君如愛頭布者。何爲作英人之奴才。其人大怒曰。吾爲文明人之奴才。尙保得我之頭布。汝爲猪狗之奴才。卽效之而曳尾。汝不愧死。尙調笑我乎。吾聞該印人願作奴才。則文明與猪狗。其間不能以寸。故僅一笑置之。今乃復見吾國之報章。忽然鬼火八丈高。重蹈某君之覆轍。故寄語我

之同胞。無奈何要喫飯。說話留心一點。倘被人反問。實在難過。

一一（學生來稿）

中國學生○最可怪者。莫如中國學生。一蓬風鬧做一團。『停科舉。停科舉。』進學堂。進學堂。『出洋。出洋。』做志士。做志士。『學生是將來中國主人翁。學生是將來中國主人翁。』做西鄉隆盛。做木戶孝允。做大久保利通。『做伊藤博文。做大隈重信。』不做。不做。『做嘉富爾。做加利波的。做瑪志尼。』如何。如何。『乍麼樣。乍麼樣。』鬧到現在。都變了洋務人員。所以伍廷芳。唐紹儀。梁登瀛。詹天佑。施肇基。高而謙之徒。皆曰。『呀。原來如此。如此。你是學生。難道我不是學生。』于是顏惠慶。徐景文之徒。又曰。『呀。原來如此。你是學生。我便聒聒。也是學生。』大家只好瞠目而視曰。『你也是學生。你也是學生。』因爲若說他們不是學生。則功課。功課。做不過他們。文憑。文憑。沒有他們。眞足寫寫。不過他們。說說。不過他們。請教在什麼上分別。倒把自己算起學生來。倒把他們不算學生。就是外國人聽見了。也要不服氣。然仔細想起了學生的起源。彼此

渾成了一起。實在有些可惜。只便是學生諸君。也要賣弄那些十不全的本事。當做飯碗。所以他們就笑起來。說道。『今朝你才曉得西洋人的好處。今朝才被你把隻這路脚摸清。庶幾乎我們從鴨蛋壳裏駁出來。就讀外國書的。要算先知先覺。』你若敢說此言不合。不但外國人不服氣。便是全般中國人都不服氣。說是中國的倒敗。便是看輕了他們。若早知重用伍廷芳。唐紹儀。梁登瀛。詹天佑。施肇基。高而謙。顏惠慶。徐景文之徒。中國便早已興旺。我便說不要鬧。現在來得及。不但伍廷芳等正在重用。即我所謂學生者。早已也個個變了伍廷芳。一直到徐景文。但我請問如何叫做中國。乍麼樣便叫做興旺。請伍廷芳等一班學生。再三想。請新變洋務人員的學生。也再三想。老實對你們說了罷。若眞把伍廷芳。徐景文等。也算做學生。則現在的學生。功課。功課。不像一個功課。文憑。文憑。算不得一張文憑。寫也寫不通。說也說不好。便叫做一代不是一代。若眞把現在學生。本來要做的學生。不算學生。專拿伍廷芳。徐景文等算做學生。便學生的確是個學生。可惜止少一個學生的靈魂。所以說最可怪者。莫如中國學生。



No. 22

發 行 土 曜

Le Siècle Nouveau

一 每 次 週

新 世 紀 九 年 六 月 十 九 日

第 壹 百 零 貳 號



4, Rue Broca, Paris

號 四 街 濮 侶 黎 巴 所 行 發

L'imprimerie spéciale du "Siècle Nouveau"

L'imprimeur-gérant: Auguste Delalé

试读结束 需要全本请在线购买: [www.ertongbook.com](http://www.ertongbook.com)